

序言

Preface

今福龍太 Ryuta IMAFUKU

朱惠足 Huei-Chu CHU

大陸生產 / 消費「觀念」，群島始終貫徹其於「具體」。大陸執著於「擁有」之獨佔，群島藉由「拋擲」的倫理，朝向自己與他者豐富的共生關係(symbiosis)開展。大陸的慾望將島嶼成串穿刺領有，群島的感情以紅樹林的汽水林為根據，讓陸地轉變為流動的介面。當我們翻轉島嶼服從大陸的現代世界構圖時，世界將會呈現什麼樣的面貌呢？呈群島狀並立而列的俚語(dialect)之聲，如何試著傳達島嶼從其內在宇宙發出的意願與感情呢？在傳達群島思想的低調代理人們之聲——也就是說故事的人持續的低音呢喃、詩人的野生語言、以及歌者帶有陰影的朗唱之聲——的贈予守護下，如今，我們正要佇立在「大陸－國家」相反極端處、在海底互相連繫的「群島－世界」之浪潮岸邊。

作為觀念的大陸壓抑著作為具體物的群島，將各個島嶼有機的生存視而不見——大陸與群島相互關係的此一歷史負荷之構圖，隨著以西歐殖民主義為媒介的現代世界之成立一同受到確立，至今仍未受更新地持續著。大陸原理所啟動的「擁有＝領有」之法則，將

airiti

各個島嶼視為大陸的瑣碎附屬物而棄之不顧，或將它們作為軍事戰略的據點、觀光消費的對象單方面地利用，大搖大擺地將自身政治經濟之慾望，傲慢地寫進歷史當中。現今國家間的領土紛爭大多專注化為周邊小島的歸屬問題，不外乎是因為，在「海洋亦為大陸原理之延長、可加以佔有」之現代共識，偏遠小島成為確保國家領海與排他水域廣大外緣之堡壘。也就是說，島嶼不過就是大陸守護自身領土的堡壘。不管是現實意涵上的大陸國家或是島嶼國家，都只能藉由半永久的領土「擁有」之強迫觀念試圖自我存續，對於這樣的「大陸」心理而言，拋擲對於土地的固定擁有概念，以隔海互相連繫的「群島」之「關係性」做為信賴與根據之視野，幾乎不被看見。也就是說，從群島的角度揭露大陸的歷史慾望，重新勾勒不同世界圖像之工程，幾乎還沒有開始著手進行。

因此，我們在此嘗試進行的，並非針對現實政治場域之歸屬、領有或支配，提出批判性的討論。「群島」的視野必須是在深遠寬廣的歷史射程底下，針對遍布世界的力量結構，作為一種哲學的、詩學的重新質問而提出。對於「群島」視野之討論，必須將其視為透過思想與文學，對人類社會新的共同性之探究。其結果是，若以「群島」的視野作為根據，應該會導向以下行動：藉由詩的精密性(accuracy)與倫理性(ethics)，將徹底平板化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之思考格式加以重新製作。

這裡所謂的「詩」，或者是「詩學的思考」，就像是從大陸被切斷的島那樣的東西。有異於明晰且一貫的理則或科學之力量，是

藉由想像搖晃於明暗之間的「半影」(penumbra)之精神而生成。正因如此，編織出無數詩句的話語，也就是詩人所擁有的幽暗、宿命的「舌」之變異，本身就是群島。那些島群＝語言彼此分隔，同時又互相連結，總是殘留受到方言(dialect)——而非被記錄的「文字」——影響的「聲音」之痕跡。就像島嶼浮現於海上，詩浮現於觀念的烏托邦終盡處之海原上，產生於死者的記憶集結之介面。那些島群＝語言藉由精密性、跳躍、暗喻與諷刺的力量，隨時都能自在地將陸與海、動與不動、相同與差異加以翻轉。

群島的詩人＝說故事的人透過演變成一個個群島的「話語」之力量，不斷與歷史的抹消搏鬥。因為，透過殖民地占有與世界秩序建構取得正統性的「歷史」，讓群島的記憶無法被看見。與歷史的抹消戰鬥的他（她）們，將浮現在消逝中的記憶岸邊的新的痕跡拾起，朝向大海，連續呼喊著那些同時是自己的、也是同胞的名字，持續抗拒那些痕跡受到抹消。感嘆於名字之輕，或是承受著名字之重，他們朝向大海與陸地的張力振動下的「群島－世界」，以顫抖的話語不斷呼喊著。加勒比海聖露西亞島(Saint Lucia)的詩人德瑞克·沃克特(Derek Walcott, 1930-2017)在獻給其盟友巴貝多島(Barbados)詩人卡莫·布拉斯維特(Kamau Brathwaite)的詩〈名字〉(“Names”)¹當中，為了即將到來的「群島」居民，試圖從印度的平原、中國的港口以及非洲密林，召喚將會持續刻印在海灘珊瑚砂上、具有尊嚴的自己的名字，以及所需的魔法之杖：

1 Walcott, Derek. 1986. “Names,” in *Collected Poems: 1948-1984*.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 Giroux.

airiti

我起始於無記憶之狀態
我起始於無未來之狀態
但我探求那瞬間
理性受到水平線均分之瞬間

(…)

我們已溶進鏡中
將靈魂棄置於後？
貝拿勒斯的鐵匠
廣州的石工
貝南的銅匠

(…)

在我們背後所有的天空折疊
就像歷史折疊於一條釣線之上
而泡沫被排除在外
我們的手心沒有留下任何東西

——除了此杖

用以追描再次受到海水抹消的
我們在砂上的名字——在我們
毫不留意之際

I began with no memory,
I began with no future,
but I looked for that moment
when the mind was halved by a
horizon.

(…)

Have we melted into a mirror,
leaving our souls behind?
The goldsmith from Benares,
the stone-cutter from Canton,
the bronzesmith from Benin.

(…)

Behind us all the sky folded
as history folds over a fishline,
and the foam foreclosed
with nothing in our hands

but this stick

to trace our names on the sand
which the sea erased again, to our
indifference.

各個島嶼的詩人們＝說故事的人們，以這秘法之杖抵抗單一「歷史」的支配，試圖將帶著固有尊嚴的一個個具體的「名字」，以及那些名字抱持的「記憶」，作為人民集合的遺產而加以奪回。

airiti

不管是西印度的加勒比海、東印度、或是東亞、非洲……。若是如此，不管出生於世界何處，他（她）們終究擁有了群島的出身。各自故鄉的固有島嶼或海岸與生俱來的歸屬，在某個時間點，被置換為更廣泛且具連續性的海洋世界整體之歸屬意識，他們的居所向這多島之洋、這海上群島全體開展。個別島嶼的景觀、植被、動物生態、人們的相貌與生活方式、所說的語言等差異，到了那個時候，便後退成為次要的東西。只有「歷史」，應該說是「歷史的不在」，將島群連繫著，藉由那樣的自覺，詩人們得到新的家——名為「群島」的家。

這個家並不是個保證能夠作為故鄉而安居的家。自從薩依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宣稱「亡命」(exile) 之精神姿態日益成為現代人普遍的生存條件以來，「群島」這個家也成為我們從現實或象徵的「家鄉」被拋擲後，漂流上岸的地方。但那不是能夠安心的「家」(home)，因而也不是能夠「自由自在」(at home) 的場所。置身於那樣的流謫之所，正是現代的我們之世界道德產生的條件。群島人共有著那樣的海岸之家。對於歸鄉的甜美鄉愁，非得斷念不可。他們、她們、以及我們、你們都是藉由新的共感與共苦，試圖創造鬆緩連帶的世界之觸礁者。我們自身既然作為觸礁者的後裔而生、作為觸礁者踏上離散之途，所謂的歸鄉，就只能作為永久的觸礁經驗而發生。本特集收錄的群島詩人、群島思想家同樣也活過那觸礁的真實，歌唱著那觸礁的真實。因為，他們、她們已經從固有出身守住的世界輪廓破門而出，在時間波浪的撼動下，終於作為群島的孩子而轉生。世界的島嶼心急如焚地等待著當年的嬰兒們在從

airiti

群島到群島的無止盡旅途中，再次回到素樸之家時，他們被太陽曬紅的臉。這些島嶼所抱持的期待，正是「群島」的感情與意願。

* * *

收錄在本特集的各篇文章，深含著東亞島嶼區域各自獨立構想而生的群島視野，以及其思想行爲的成果。藉此特集之引介，我們的目標在於讓那些思想的實踐，得以形成去大陸、去疆界的嶄新世界觀。這樣的觀點當然不只出現在東亞的島嶼區域，本特集因而也參照了太平洋或加勒比海孕育的群島思想。追溯這些思想的系譜，應能進一步發現在世界其他島嶼區域長久以來進行思考的各種知識實踐吧！而這裡所謂的「群島」，不一定是地圖意涵上一連串「島」的連續。所謂的「群島」，毋寧是我們試圖在現代制度（亦即時間、地圖、法、市場經濟、文字語言之類的）的對側，探究「世界」生成與變化的諸相、人類社會有機生存的內隱理法時，賦予新的「關係性」與「接續性」視野的名字。

特集首篇，是編者之一日本文化人類學者今福龍太《群島—世界論》（《群島—世界論》，2017 [2008]）第十一章〈巴西島，漂流〉（〈ブラジル島、漂流〉）的選譯。這篇文章從浮現於愛爾蘭大西洋海上、被稱為“Hi-Brazil”的樂園之島的傳說出發，藉由群島人祈求烏托邦島的歷史經驗普遍性，將作者對於愛爾蘭及大西洋的關係性之思索，連接到東亞群島的觀點。文章中藉由豐富的實例呈現出，「群島」視野絕不是封閉在個別地域或海域的內縮式關照，

而是充分展現全—世界性與縱橫性。

詩人、思想家川滿信一〈來自微觀語言區的發想〉（〈ミクロ言語帯からの発想〉，1971）是篇先驅性論文，討論琉球群島的島嶼之間細微的地區語言（島言葉〔シマクトウバ〕）差異，以及跨越那些隱形界線時不可避免地體驗到的階層權力構造。現代國家權力粗暴地基於進步主義，將所有地方性的東西加以扼殺。文章中揭露那樣的過程，剝開標準語的支配覆蓋下地區語言之表土，挖掘微觀語言區的地層，回歸語言寓於人類意識時的胎動，以探究自立的語言甦生之可能。我們可以讀到詩人在橫跨母語與國家語之間絕望距離的夾縫中，陷於口吃狀態，在他們微觀政治學的思想鬥爭當中，就連對於母語的回歸鄉愁之類的幻想，也都試著加以揮棄，展現「群島詩人」悲壯的決心。

詩人、批評家谷川雁(1923-1995)〈邁向意識之海物語〉（〈意識の海のものごとへ〉，1982）是篇激進的文章，喚起受到單一原理的「文字」（＝觀念）壓抑的具體、多樣的「意識」之關係性，宣告將重新建構以海為媒介的非國家交流。谷川出生的熊本縣水俣原本是從天草諸島、沖繩等地移居的流民操持漁業共生的小鎮，1920年代，明治末期以化學工業達成水俣現代產業化的企業「窒素」（チッソ）開始進出朝鮮半島，造成許多人從水俣到朝鮮工作，這些移工在戰後再次隨著企業返回水俣。在那之後，發生了水俣公害病的悲劇。那時，谷川投入於九州北部筑豐的礦坑勞動者之結社運動，該礦坑也有來自朝鮮、奄美、沖繩、九州南部及日

airiti

本全國被歧視村落的流民勞動者。因此，這篇文章當中的「意識之海」，絕非以回歸古代東亞海民共同體為目標的理念性夢想，而是個巨大的思想挑戰，試圖藉由曾經互相接觸的現代流民以海為媒介的連結，向東亞歷史的既有歸結提出質疑。

從作家崎山多美的《南島小景》（《南島小景》，1996）選編的文章之深處，埋藏著出生於西表島、漂流於石垣島、沖繩本島的小說家「渡越」島嶼與語言之記憶。置身流謫之途的作家之自我意識，飄移在故鄉的「島」（シマ）之內在化場所，以及僅是制度性國家概念的「日本」之間，找不到任何著地之處。小說成為其藉由諷刺與諧擬，將那樣的齟齬感剝取而出的獨一無二方法論。拖曳著受到國家語言壓抑的島嶼語言的口傳之根，聽取無法為文字言語征服的群島重層交響——崎山這位獨特的多聲作家開拓了這樣的可能性。

韓國詩人高銀的文章〈另一個離於島〉（〈또 하나의 이어도〉，1989）是篇厚重的作品，試圖描寫歷經政治苦難經驗的火山島之歷史，以及島民精神風土之宇宙學全體樣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章中嚴謹的思考，試圖透過生活在島上的漁夫及海女的世界，在人類精神的內部，探究「島」意識生成之起源。那樣的「島」的意識，必然生產出另一個「島」——人們幻視中的樂園，在此感情複合體的機制當中，也隱藏著測量「群島」視野的射程之鑰。高銀帶著詩意的「離於島」書寫，與今福文章中的波照間島或阿倫島的例子產生共鳴，兩者均呈現以下事實：試圖超越生死之間的現時斷裂之情感，普遍存在於世界上的群島。

airiti

島尾敏雄(1917-1986)〈日本尼西亞的根部〉(〈ヤポネシアの根っこ〉, 1961)是篇簡短但在思想史上劃時代的文章。它首次批判性地將「日本」國家空間擬大陸式的統合意識形態加以相對化, 將被稱為「日本」的事物從國家的領土概念放逐, 重新命名為「日本尼西亞」(拉丁語的自創語, 意指「日本一群島」), 試圖讓朝向海洋的連續性與周遭島嶼群開放的民衆生存場所以被看見。偕同島尾常用的「琉球弧」概念, 「日本尼西亞」的概念為在沖繩、奄美群島構築思考據點的論者所繼承, 成為以文化論的方式將「日本」的概念加以相對化並超越之的關鍵概念, 至今論者仍藉其持續提出重要的論點。

特集中翻譯泰瑞西亞·提艾瓦(Teresia Kieuea Teaiwa, 1968-2017)的兩首詩, 以追悼這位2017年3月在紐西蘭結束她48年生涯的富含海洋想像力之詩人、學者。收錄這兩首詩的詩集《追尋Nim'anoa女神》(*Searching for Nei Nim'anoa*, 1995)是在思考與感性上極富群島性之成果。提艾瓦是由吉爾伯特群島人的父親與非裔美國人的母親在夏威夷所生, 她在移居斐濟、美國大陸後, 再次回到夏威夷、斐濟, 最終移居紐西蘭, 渡越各個島嶼走過人生。泰瑞西亞省思其自身根源的意識, 如何透過前述複雜的太平洋連接而產生多層次的在「根著」(rootedness)與「路徑」(routedness)夾縫中產生的瞬間性生成與變化當中, 尋求她自身的存在狀態。她的詩做探究的是一種新的生命倫理, 該倫理在她稱之為「太平洋的靈薄獄」(Pacific Limbo), 也就是在各種被懸空的力量集結的生存場域當中, 將受到政治化、軍事化與觀光化分離與切斷的各個島嶼重新加以連結。

airiti

作為居住在夏威夷的衝浪手、學者，佔有特殊位置的卡琳·阿米莫多·英格索(Karin Amimoto Ingersoll)提倡的「海象認識論」(seascape epistemology)同樣也是個冒險性視野，試圖將從陸地的角度制訂的地理學空間認識論，轉換為以海洋為觀點的認識論。英格索以群島人的固有性(nativeness)作為思考據點，此固有性以提艾瓦理論中的運動性與流動性為特徵。另一方面，英格索的思考深深根植於太平洋的群島思想先驅者、東加/斐濟的作家與人類學者郝歐法(Epeli Hau'ofa, 1939-2009)提倡的「群島之洋」(sea of islands)，亦即傳統與現代在連續性之中交流的豐饒「宇宙」，呼籲著為群島所承繼的解讀波浪、海流與風的知覺，以及知性與身體的復權。

馬丁尼克的詩人愛德華·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 1928-2011)是他自身稱之為「群島的思考」(pensée archipelique)最為激進、有力的推動者。從他最重要的著作《關係詩學》(*Poétique de la Relation*, 1990)選譯的兩個篇章，鮮活呈現現代西歐殖民地主義與奴隸制下的犧牲者之後裔內部「世界」混沌、扭曲的樣貌。打斷在一貫性的外觀下建構出來的「歷史」洪流，將無數的事件與記憶糾結誕生的場域重新命名為「關係」(relation)的場域，格里桑主張，群島的物語形式透過連結「關係」錯綜複雜的線團而訴說，呈現全新的、非獨佔式的理解(=「共-與」[donner-avec])。此處收錄的篇章嘗試以詩的強度，釐清互相迴響交涉的「全-世界」(tout-monde)諸力的錯綜「關係」，將它們作為集體記憶交織而成的「見證」(relation)來述說。

並置其後的川滿信一與今福龍太兩篇憲法草案，均是作為一種

「思考實驗」而書寫的自主憲法草案。川滿的〈琉球共和社會憲法C / 我(試)案〉(〈琉球共和社會憲法C私(試)案〉, 1981)可說是爲了突破沖繩不合理的社會狀況——歷經戰後「回歸」日本的經驗, 被收編於國家的統治與法律秩序當中, 且被固定在持續滯留的美軍基地與政治邊緣化之下——之抵抗性思想宣言文章。在川滿基於沖繩固有經驗宣示社會與生命的自立自存之憲法私案影響下, 今福的〈群島響和社會平行憲法〉(〈群島響和社會〈平行〉憲法 斷章〉, 2014)奠基於超越沖繩 / 琉球地理空間而互相迴響的「群島」精神, 提出包括自然理法的生命論、共同體論之烏托邦視野。這樣的視野逸脫了「憲法」(constitution)作爲國家最高法規的規範性框架, 以「平行憲法」(para-constitution)的形式, 宣示人類與環境超越領土、語言或民族性, 在群島的狀態下互相聯繫之可能性。

歷經愛爾蘭、沖繩、濟州島、奄美大島、大洋洲、加勒比海等島嶼的思想與詩學, 另一位編者朱惠足的評論性文章〈島嶼作爲世界之起源 / 終結〉將本特集的群島—世界航行導返至臺灣與八重山。文章藉由澎湖與八重山這兩個東亞的火山島, 探究島嶼文學具有的流動性與爆發性。島嶼出身的作家呂則之與崎山多美藉由自我 / 反民族誌書寫, 揭露島民受苦的身體, 挑戰西方基於現代線性進程的概念對於島嶼的支配與去歷史化想像。不管是呂則之小說中死亡與動物性意象的隔代遺傳式復返, 或是崎山多美小說中對於八重山傳統祭典的諧擬, 都與本特集各篇文章共鳴, 提示藉由島嶼的文學想像挑戰大陸式的現代國家領土思考, 抗拒現代化在地知識分子自我本質主義化傾向之可能性。

airiti

最後要介紹透過影像表現而非文字論述邀請我們邁向「群島」想像力的兩位攝影師之作品，即本特集卷頭東松照明(1930-2012)和濱田康作的作品。東松的攝影集《太陽的鉛筆》（《太陽の鉛筆》，1975）在戰後日本攝影史上已確立其作為代表性名作之地位。東松早期透過攝影追索日本「戰後」時間與空間中無所不在的「美國」之影，這本攝影集成為他從被美軍「佔領」的扭曲共犯社會之偏執脫離的契機。從沖繩、八重山的島嶼向東南亞的群島移動拍攝的意象，呈現自然與人們生活中令人驚訝的鄰接性與共鳴，藉此探究從形式上的「國界線」解放，朝向群島開展的影像視線之可能性。

濱田康作以散落在於九州與沖繩之間的奄美群島之風土，作為其精神的母胎。他的〈來自「水之島」〉（〈「水の島」から〉，2000）回應自己生活的島嶼宇宙流動性變化的姿態，以及造訪該處的異邦人視線的照射，試圖在重層的風景中，透視「現在」的世界之凝縮樣貌。一個風景成為另一個風景之分身，產生了類似鏡像的關係？風景與風景間豐富的互相呼喊運動中，產生了「意象的舞蹈」。這些「意象的舞蹈」所提示的「群島」式溝通方式，是為了以島嶼具有包容力的精神，創造新的人類連帶之可能性。